

# 平和 文史資料



5.74  
18

(第十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平和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目 录

我所知道的平和公利园股份公司

..... 曾水滚口述 曾六雍整理 (1)

忆天马植牧股份公司 ..... 林添生 (6)

忆碧野垦荒合作公司 ..... 陈木桂口述 东文笔录 (10)

股份承包壶嗣村荔枝园 ..... 吴水生 (12)

股份合作创办霞寨肥料厂 ..... 厂董事会 东文整理 (15)

政协平和县第四届委员会 ..... 文史委 陈文根整理 (29)

我县工商联合会史略 ..... 石玉山 (40)

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第四届委员会 ..... 曾 岳 (49)

平和历代旅外华侨史略表 ..... 文史委 东文整理 (50)

心系祖国 惠泽桑梓

——记游维谋、游振超先生 ..... 游麟霞 (74)

平和的姓氏渊源及现状 ..... 文史委 (77)

我县人口发展与分布 ..... 文史委 (84)

解放前九峰小溪的城建简况 ..... 曾 蔚 (88)

平和县历代“立春”的民俗风情	曾蔚(97)
乾隆翰林编修赖翰颙传略	曾祥年(102)
《平和文史资料》1-9辑目录索引	文史委(110)
封面设计	朱元暹
封面题字	高怀

# 我所知道的平和公利园股份公司

曾水滚口述 曾六雍整理

平和县公利园林果农场股份公司，人们简称“公利园”，是曾敬承于一九二〇年发起创办的。当时创办公司影响大，经营管理好，远近闻名。我的家就在公利园的山下，从小又常到公利园去，自十五岁以后，年年上公利园去当临时工，所以，虽然几十个年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现在我就把公利园创办的经过，口述于下。

公利园土名叫东砾龙岗社石鼓窠，在平和旧县城（现在的九峰镇）西面30里处。它背后（东北）是大芹山脉，近处的一座山，悬崖峭壁，顶圆外形像把凉伞，俗名“凉伞山”；前面（西南）是梯田，一直延伸到东砾村（又名东富村），右边是汀溪村的寨仔山，左边是霞北山。

公利园周围300多亩，这里山不高，海拔400米；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19.5度；冬天不见雪，夏天可凉快，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是一个适宜于发展亚热带农林果牧的好地方。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这片土地上的山林失管了，田园荒芜了。

那是一九一九年，听说北京掀起了“五四”运动，一阵办实业、兴农业、富国利民的东风吹进咱平和。从福州、漳州新学堂（其中有些是省立甲种农校）的毕业生，

像曾敬承、曾丕承、曾懋德等，他们学了科学文化，有远见卓识，有创业精神；他们多次攀山越岭到龙岗社石鼓寨来实地调查勘测，确认这里距县城不远，是兴办实业、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好地方。于是他们发动各界人士、社会名流、不分姓氏，投资合股，创办公司农场。当时每股10元白银，一人可以买几股，也可以几个人合买一股。当时入股的股东有朱念祖、曾炳阳、曾芬、朱涣其、杨克炳、曾天爵、曾光邦、曾百魁、曾梧、曾小湖、曾宗器、朱锡三、朱绍三、曾丛生等，计100股，集资1000元白银。公司取名“平和公利园股份公司”，“公利”就是对大家都有利的意思。

当时的县公署鼓励老百姓合力办农场，很快就批准了“公利园”的创办，并把东砾的大片荒山野林划归公利园管理；曾氏宗族的公项在那里有二三十亩梯田，也赠送给公利园。

公利园公司成立了董事会。曾敬承是发起人，他加入的股份最多（25股），有事业心，又有经营的本领，被选为董事长兼经理，曾丕承任会计，省立甲种农校毕业生曾懋德、曾盈铭为技术指导员。大家集思广益，制订了经营管理制度。雇用家境贫困、忠诚老实的曾顺（俗名缺嘴顺）一家五口为公利园的常住固定工人。

公利园公司的场部设在凉伞山西南面东砾龙岗社石鼓寨的山坳里。那是一块百米见方的平地。一九二〇年七

月，曾敬承雇工兴建了一座“大厝”（正屋）——土木结构瓦屋，“顶厅下落”（两进）、一连三间，“顶厅”和“下落”的中间有天井和走廊。“顶厅”是二层楼的，楼上两房一厅，左边房间是管理人员的宿舍，右边房间是股东来农场休息的住所；中厅是股东们议事、闲聊的地方。工人曾顺一家就住在大厝的楼下。

大厝外的右侧，建了一列四间的平房，分别作为猪牛栏、鸡鸭栏、羊圈和储藏室。各种农具，样样齐全；同时购置了不少的被铺、盘碗等生活用具，供给季节工、临时工上场使用。

公利园的劳动生产主要是雇用季节工和临时工，需要多少工，由曾顺负责到附近农村（东砾、霞北）去雇请，我们当地农民和公利园的关系很好，一上场二、三十人，多的时候四、五十人。劳动报酬则根据劳动的不同项目，分别采用定额计件或定时付资。

公利园大厝之前有一口池塘，约3亩，可以蓄水养鱼和灌溉。池塘下面有田一片，共40亩。这是曾敬承在建场之初，首先大抓粮食生产，在曾氏赠送的田地旁边再开垦荒地15亩而成的。经过改良土壤，修建水利，一年单季稻总产达八、九千斤，丰收年一万多斤。加上地瓜、栗子（杂粮）、烟叶、黄麻、甘蔗等，当年收入真不少。

公利园喂猪一二十只，牛十多头，狗两只，还有羊八九十只。这里草原丰富，没有猛兽，白天，羊群放上山去，

满山跑；晚上成群回羊圈来，连母羊生羊羔，也自生自养，不需要牧人照顾。这种羊喜欢吃青草树叶，不吃庄稼。公利园卖价比别处便宜，市上的羊屠户，经常来园购羊；那时民间祭祀用羊，也多来园购买，收入也不少。

公利园不但抓粮食生产，养好牲口，还采用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办法，发展原有的森林，大种水果。公利园的森林有三片，一片在与大溪乡相邻的龙岗社，约150亩；另两片在屋前、屋后，各30亩。这三片森林，都依照地势，从低到高，分三个地段，分别栽种竹、杉、松。水果树就散种在屋前、屋后的竹林内外。总计公利园的杉、松林有150亩，竹林100亩，水果林50亩，原来的300多亩荒山，不上十年全部郁郁苍苍，绿化成林。

公利园的水果以梨树最多。原来这片荒山野林，就长了许多野生的鸟梨子树，1921年，曾敬承当了平和县立乙种农业学校的校长，就以公利园作为该校的实验园地，聘请丕承、懋德为实验指导教师，指导乙农学生在公利园大搞嫁接实验。当时嫁接的大梨有：青皮梨、赤皮梨、雪梨（即棕包梨）；小梨有：六月梨、七月梨、八月梨、九月梨等等。其次是大片的桃、李、柰、柿和栗子树。

公利园的各种水果的年产量由少而多，最多的年头总产一万多斤。水果以水蜜桃、大柰、栗子、雪梨为最有名。公利园的雪梨，硕大清凉，甜而多汁，色味极佳，可以治“烽火病”，远销漳州各地。

公利园经营管理好、效益高，不但股东获利，而且这里也成为股东们避暑游山玩水的好地方。逢年过节，公利园就把鸡、鸭、粮食、蔬菜、猪牛羊肉分送到股东家里。一到夏天，股东们和社会名流、政府官员，三五成群到公利园游山玩水，避暑尝果，从此，公利园也就更加有名了。

一九二三年，曾敬承调任漳平县县长，公利园的管理大权交给他的弟弟曾丕承。曾丕承后来抽大烟，挥霍浪费，乱花钱财；技术指导员也去雍睦小学当教务主任，因此，公利园管理放松，生产不好，账目不清，收入不佳。

曾敬承在漳平当了一任县长，回平和后成为大绅士，他虽然继续管理公利园，但由于事务多，就把公利园的事务委托老实的老工人曾顺一家负责。每逢圩日（农历的二、五、八、十），曾顺都到县城曾敬承家里汇报、请示、交款、送公利园出产的鸡鸭果蔬等。

一九三四年，曾敬承任平和县县长，有钱有势，公利园更是无人敢侵犯。一九四五年，曾顺死后他的赘婿王火炎回诏安县秀篆乡老家去了，曾敬承把公利园交给诗堂里的曾奠城（俗名鹧鸪钗）管理。

一九四九年九月，平和县和平解放了。公利园归霞北村集体所有。后来，公利园改名为“平和县九峰镇东富场”，现在由九峰镇经联委直接领导。

回想过去，我觉得公利园确实是有识之士的创举。它采用公司股份制，筹集了资金，开发了山区，因地制宜地、

# 忆天马植牧股份公司

林添生

民国时期的十五、六年间，“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口号喊得最响亮。平和的地方人士，一手集资办学，另一手利用山区的优势大办垦荒种植和畜牧事业，很自然的形成一时的风气。是时，我县东半部的小溪和双溪地区，创办有天马、龙崎、内长芦、外长芦、天利等五个规模相当可观的植牧场和公司。其中的天马植牧股份公司，就是我的父亲林友梧于1926年创办的。

天马位于小溪、文峰、山格3个镇的交界处，沿天马山脉绵亘数十里，山地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利于发展林、果、畜牧和养鱼各业。山地多数属于南山一带的林姓农民所有，大多是荒置而未开垦的处女地。我的父亲时任平和县建设局局长，为了响应号召，不顾事务烦

\*\*\*\*\*

科学地发展了农、林、果、牧业，它的方向对，经营好，七十多年来，一再经受改朝换代、体制多变的风雨，但它却向大自然不停地索取，为社会创造了不少的财富。

（注：本文得到曾丹霞、曾蔚、曾九枝、曾天德、曾宪治、曾宪丑、曾庆璋、朱高德、曾庆良、曾祥金诸先生的供史协助，谨此志谢。）

忙，多次和地方有识之士商量和上山实地勘测，认为天马山区大有发展前途。为此，首先倡导垦植。立则得到热烈的响应。于是利用当时当地的有利条件，鼓励该地区的农民以山地入股，成立“天马植牧股份公司”，实行以工代赈、制定规划，发动当地群众上山大垦荒地，高山挖穴栽松、杉、竹，低山整地种果，坑洞坡地垦荒造水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起自马肚下的网地，迄于岭后一带，开垦种植马尾松、杂木、杉木和竹等一千多亩，垦荒建造水田30多亩。同时，为了蓄水灌溉和养鱼，又利用山谷的有利地形开辟一口大水塘，各业安排专人管理。

公司的管理处，建筑在天马接近岭后的山坳中，主楼一座上下各一厅四房，牛栏、羊棚、猪舍、贮藏室、工具室、库房若干座。主楼后面左右两侧的山斜，各辟种植菠萝百余亩，楼前的两侧分别种植桃、李、雪梨、洋桃各数百株。雇用林南京、游长为专责的长年工，许其全家上山落户。每逢山林抚育，果树翻土、水田收种，则雇大批的农民打短工，按质按量按时付给工资。林南京和游长就是临时工上场的总指挥。

公司设有董事会，推我的父亲为董事长，林绸、林龟、林洪等十余人为董事，管理公司一切事务，具体事务各有专职，并发给股东票，作为投资和分红的证券。经过二、三年的奋斗，一个种植牧养并举的经济实业至此大体形成。

天马植牧股份公司的巩固发展，引起了居住在大屏山下岩坂林姓宗族的注目，他们纷纷要求入股。为了横向发展扩大规模。经公司董事会研究，随之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并于1928至1929年间，在大屏山麓设立子公司一所，并在此山下开垦荒山野地数百亩，宜果栽果，宜水种稻、宜林栽茶种树。共推当地股东的林份、林清泉、林抛专责管理子公司一切事务。为了长短结合、以短养长、即利用山上的茂密杂草和树枝为燃料，建起二座砖瓦窑，雇请有技术的工人烧瓦砖，把这短期的收入投入再生产。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畜牧的事业，过去当地的农民只养耕牛，没有养羊。天马公司便开了先河。因为山地最有利于放牧湖羊和黄牛。所以，以林养畜、林畜并举、长短结合、全面发展、互相依赖、相互反馈，这就给公司的巩固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0年至1935年，是该公司发展的全盛时期，但由于世界经济的恐慌，也波及我们这个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衰退，天马公司的经济效益受到极大的冲激，成堆的水果卖不出去，眼睁睁的看它烂掉，成群的牛羊缺少销路，只能连年减少养护，经济来源缺乏，窘境日甚一日，公司只好转上林业的管理。

俗语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天马公司在创业中也多次经受了风险，如1930年和1933年的两次洪灾，将岩坂子公司所种的一片果树和溪滩垦造的一片水田全部冲毁，砖

瓦窑也倒塌。最好的是山上的林竹，经过长期的抚育、很快成林成材。是时，溪州保和高南保为了兴修水利、防洪抗灾、建筑长达五六华里的防护堤坝，需要大批的松木，他们向天马公司求援，天马公司慷慨的给予数百米，全部无偿供应。嗣后、遇上抗日、内战，社会秩序混乱，遭受了滥砍乱伐。幸存在山上的松、杉、杂木和竹，虽然没有什么收益，而对保持水土流失，保持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后人建设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解放以后的1958年公社化，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天马这片山地，及时创办起国营天马林场，历经三十余载，在山上索取了大量的财富，收到巨大的经济效益，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和赞赏。

★★☆☆★☆★☆☆★☆★☆☆★☆★☆☆★☆★☆☆★☆★☆

(上接第14页)

是不是因地制宜，注重科学技术，看树冠施肥，看花期和气候喷药防治病虫害，这主要是靠自己的实践经验，从实际出发，认真管理，就能发挥效益。今年，有的反映说，气候不好，花多果少，而我们壺嗣荔枝园是个丰产年，产量和效益也是超历史的。

## 忆碧野垦荒合作公司

陈木桂口述 东文笔录

平和是漳州地区开展革命斗争较早的一个山老区县。从一九二六年朱积垒同志组建农民协会起，党、团组织、革命武装斗争，苏维埃政府如雨后春笋遍布全县。由于革命的力量迅速发展，引起国民党政权的惊恐。1933年，即颁布“剿匪临时施政纲领”，加紧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提出使革命根据地无盐吃、无油吃、无食用品、无军需弹药供应之便利，无交通医药器材之供给。并在政权组织上实行保甲制。

1938年，以何峻、林路、朱曼平、卢叨等同志为领导的漳州中心县委机关迁至郭坑（今之国强乡三五村），中心县委为了革命之需，冲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决定在郭坑发动军民创办碧野合作垦荒公司，其目的是开展生产自救、垦荒造田耕种产粮、植树造林、搞手工副业、开店经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为革命事业筹措粮食和经费。

碧野垦荒合作公司，既是当地农民、革命干部、游击队员、医生、教师、小商贩、白皮红心保甲长的股份制公司，也是农工商的联合企业和产供销一条龙的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组织。参加股份不拘成份、地区、职业，一人可入多股，也可多人合入一股，可用现金入股，也可用实物

折款入股，农民可用投工劳动折资入股。陈天才加入4股，我家也加入4股，每股10元（法币）。总计360股，资金3600元。

公司成立管理委员会，由中心县委一位领导负责（名已记不清），吴登山当经理，副经理已忘记，我父亲陈石金当会计，黄亮当推销员兼采购员，陈云肖和陈梧桐当商店营业员。垦荒造田耕种管理，主要劳动力是当地参加股份的农民，县委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员。木器加工组有陈天色、陈加兴等12人，负责上山砍伐木材（当时的杉木要买，杂木免钱），锯木、加工扁担、锄头柄、木犁、风柜、棺木、眠床、水桶、尿桶、秧船、脚桶、手提桶、吊桶、粪桶等农家俱和生活用品。竹器组有陈色会、陈金火等6人，负责砍竹（自砍免钱）、加工米箩、谷达、竹笨、竹扫等农家俱。是时还有烧木炭。

公司在西格营垦荒造田50亩，年产粮食近万斤，粮食主要供应县委机关和参加生产劳动的伙食。股金扒出1600元开办商店，商店经营有食盐、酱油、鱼汁和小百货。推销员、采购员负责将木、竹农家俱运销到大溪、九峰、安后、坂仔、云肖、东山，又从这些地方购回各种人民生活的盐、鱼、油、小百货、医药和军需物资。当时交通不便，加上国民党关卡，搞商品流通，确定是十分困难的，没有想方设法，利用关系户是无法搞活的。

垦荒公司创办二年多，付业收入和商业盈利，除提取

# 股份承包壺嗣村荔枝园

吴水生

我和我们壺嗣村村民吴金才、吴连兴、吴满勾、吴国辉、吴沛然六人，连续两轮中标承包村办专业队荔枝园，由于六人团结合作，敢于投工投本，进行科学管理，年年扬花结果，取得较好效益，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集体和个人增加了收入，同时摸索了实践经验，为本地区提供荔枝苗，发展荔枝生产贡献了力量。

壺嗣村专业队荔枝园，是1965年依靠人民公社壺嗣大队的集体力量，将位于乌石鼓的一片闲散杂地，进行垦荒改土、平整造田，栽上800多株荔枝而成的。栽后便遇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1968年冬两大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初期，中央发出“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福建省委又发出“砍果树，种粮食”的通知。在这战备夺粮的风雨声中，村里有些干部主张砍掉荔枝树栽种地瓜，而社员群众不同意，认为荔枝已种多年，虽然管理不善，长势不好，剩下300多株，有的已扬花露果，若能加工施肥，进行科学管理，很快就可发挥效益。于是，这片荔枝园仍然坚持集体所有，由专业队继续管理。

部份为股东分红外，大部份留作县委机关的革命经费。由于时隔太久，回忆不全面，只谈上述情况。

1981年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等的精神指引下，壺嗣村为了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发动群众公开投标承包村办专业队荔枝园。是时，我们6人经过讨论协商，6人为6股份集资800元，在众多的竞争中，我们以年缴800元的金额中标，而其他人为400元、500元、600元者，自己没中标反而埋怨我们标了过高，说：“标无不受气、标有免欢喜，硬包5年定会吃亏。”

我们敢于投标承包，主要有二方面：其一、看荔枝园现状，原先乌石鼓11亩地栽下800多株荔枝，像个没妈的孩子，缺工缺肥，不但难于生长，而且剩下300多株，只要包后加工加肥，认真管理，随时可以扬花结果。其二，看市场经济，当时一市斤荔枝一角三、一角七，市场开放，荔枝售价肯定会上涨。所以，我们承包后敢于投入。6人6户的男女老少齐上阵，起早摸黑锄草翻土，多施卫生肥，重施化学肥，抓住时机，不断喷药防治病虫害。同时，对原来枯死的及时补栽100多株。第一年投入近千元，促进其吐芽抽稍，壮大树冠。第二年有百分之五十果树开花结果，这一年采果少，价格低保本微利。这时荔枝长势很好，我们向村委会提议，发动各户栽荔枝，我们压苗供苗，每株只收工本费3角（当时苗很紧张，市价1元）。于是村民情绪高，干劲大，上山垦荒挖穴，连续两年壺嗣村民种上一万多株（今年已普遍扬花结果）。承包

的第3年，原留在园的300多株，普遍开花结果，加上每市斤荔枝价格提高到1.50~1.60元，这年的收益除扣掉工本外，每股分红400多元，第4、5年，每市斤荔枝价格达2至2.20元，每股分利上升到500至600元。

1985年秋，这片荔枝园发动第二次投标承包，一包为期10年。这次公开投标的人更多，投标年上缴有6000元、6500元、7000元的，而我们原6人则投上年缴8500元，结果又中标。是时，有人伸出舌头说：前期得利，这期肯定赔本。我们份内也感到压力很大，可是敢包就要敢为，男子汉大丈夫，包了就要想方设法，争取更好的效益。为此，我们6人扭成一股劲，自己劳力不足就雇短工深翻改土，对树冠过于茂密、营养过于丰富的，则进行压苗减枝，圈刈树头，控制营养；对树黄落叶，营养不足的则进行增施土杂肥和化肥，加上适时喷药治虫，保花挂果，达到株产平衡，产缴猛增，每市斤荔枝价格又提高到2.30元、2.50元、5.80元。因此，从承包至今（1986年~1993）的8年中，除投工投肥上缴外，每年每股红利由数百元增至数千元。今年每股分利3万元。

在承包荔枝园十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荔枝易种快管，只要气候适宜、经常锄草追肥，很快就能开花结果，而开花保果是个难关。有人说：“扬花白波波，花过不见果，”“看花喜洋洋，花落苦心肠。”原因

（下转第9页）